

黃袖郎與花魁女

廣州市越劇團演出

八〇十

新平劇

PDG

人 物 表

茅 娘 琴 (花魁女)
 秦 钟 (卖油郎)
 王九妈 (怡春院老鸨)
 刘四姨 (王九妈干姐妹)
 妈 红 (王九妈养女)
 秦 霸 (秦松义子)
 王老九 (怡春院乌龟)
 狗 儿 (秦松家童)
 茅 善 (茅娘琴之父)
 阮 氏 (茅娘琴之母)
 少年茅娘琴
 少年秦钟

俞太魁 (媒婆)
 李望女 (")
 王御史 (")
 张公子 (")
 翠 红 (怡春院粉头)
 翠 玉 (")
 翠 花 (")
 翠 环 (")
 秦府二家丁
 送潘郎的四什佣
 宋军溃兵
 怡春院男女什佣
 流氓的人群

场 次 表

第一幕	闹院命魁
第二幕	院门迁魁
第三幕	访魁伴夜
第四幕	魁祈恩亲
第五幕	潘娘获救
第六幕	重会伯娘
尾 声	远走高飞

第一幕 《闹院命婚》

(大布在浑厚深沉的合唱声中渐渐升起)

(合唱) 金邦兵燹中原地， 百姓妻儿遭流离。
宋室苟安在江南， 几多悲歌辛酸泪。

(布景：怡春院花厅悬挂彩灯，午窗一侧有一张花圆桌，旁设几数张，一侧摆着琴桌，上陈各色绝竹，琴桌后壁上挂着一轴。

(王九妈指挥几名男女仆佣忙着摆设布置。

王九妈：(环顾花厅，感到非常满意。

(唱) 想我王九妈， 手不多烟花。
开设怡春院， 生意甚发达。
可惜近年来， 四壁年岁大。
昔好六年前， 骗得一女使。
如今十六岁， 一表好容华。
自从推花婢， 准不把她夸。
今日备茶礼， 再把坊间拉。

(大声呼喊) 老儿——

王老儿：(由门外探进头来) 我在这哩！

王九妈：老儿，今朝为何回得拉？(唱) 客人不少，门上多站等点。

王老儿：有娘，有娘。(向房内招呼) 啊，俞太尉，你老来得好早。(俞太尉鬓发童颜，踱步而上)

王九妈：啊，太尉爷爷，近来身体安康？

俞太尉：托福，托福。

王九妈：快请坐。

王老儿：(大声招呼) 李学士到！

(李学士上，手持单照，显得相当近新)

王九妈：啊，学士公公，快请坐。

李学士：好，好。

王老儿：(大声招呼) 王御史老弟到！(王御史和张相公结伴上，王御史手持爵前官犬，

摇々摆々，张公子自谓风雅才子装腔作势。)

王九媽： 啊呀，貴客，貴客，向王大人、張公子請安！

王御史： (同聲) 王媽，休要客氣。

張公子：

王九媽： (釘好地) 張公子，隨王大人進來可好？

張公子： 家父督軍健康，前日來尚書問起王媽的怡春院，是否興隆。

王九媽： 嘻嘻……多謝王大人光臨。(對內呼喊) 姑娘們，快來接客。(四輩內座) 來了，來了；(四輩挑上披毡上，各自認定一人，施旦媚態敬茶斟酒，四輩接茶承酒，互為百壽)

王九媽： 各位大人、公子，敝家阿圓掛牌之後，還未清見大家，日後還望多多光臨。

四 客： (同聲) 王媽，好說，好說。

王九媽： (對內呼喊) 四何姐，快要阿圓出來拜見各位大人公子。(劉四挑內座，來了，來了，陪著繼琴上)

華繼琴： (噙) 賣身葬父遭拐騙， 醉落倡門為烟花。

王九媽： 阿圓，快來見過各位大人、公子。

四 客： (同聲) 免禮，免禮，嘿，這小姑娘好一付天姿國色。

王九媽： (捧起酒壺塞在繼琴手中) 阿圓，快給各位貴客斟酒。

華繼琴： (頭不得已地捧酒壺在手) 是！

王九媽： 這位是俞太尉、俞老爺！

(華繼琴為俞太尉斟酒)

俞太尉： (笑老地) 哈哈……天生福質，可喜啊，可喜。

王九媽： 這位是李學士、李公子。

(繼琴為李學士斟酒)

李學士： (拿起單敬，貪婪地照看繼琴) 不錯，不錯，姿貌媚，可愛啊，可愛。

王九媽： 這位是王御史，斟酒。

王御史： (肉麻地) 臉如去棗，嬌態可掬。

王九媽： 這位是隨王村的張大少爺。

(瑶琴为张公子斟酒)

张公子：(色迷迷地) 玉笋尖尖，肤如凝脂，好一了美女。

翠环：当心，别让水流在我家妹妹手上。

俞、李、王：(同时扭扭地笑) 哈哈——

张公子：(舍不得放下瑶琴之手) 承笑了。

茅瑶琴：(流向一边，羞涩低地)

(唱) 见他们羞颜无耻笑钱钱，
一个个寻欢作乐把我欺，
不因我转身侧脸暗弹泪。

(布后伴唱) 瑶琴啊，你如花年华太凄。

周太尉：玉娟，你家阿凤姿色佳丽，不知其他功夫可好。

王九妈：太尉爷，我这个大团，琴棋书画，吹弹歌午样样都精，唔，这幅画轴，就是她自家画的。

李学士：(走至画下，用单眼瞧画) 《平沙落雁图》

‘惊寒雁阵望秋回’(摇头叹气) 噫，确实不错，画得好，画得也好。

王九妈：阿凤，今日贵客临门，你为大家唱段小曲儿助助兴。

四 客：(同声) 对，对，给我们唱段时新的小曲儿，高兴高兴。

(瑶琴付之不动)

王九妈：(凶狠地) 阿凤：

茅瑶琴：(迫不得已) 女儿从命。(从琴桌上拿起琵琶，转身坐下调弦，四翠也分头拿起箫管)

(唱) 我凄凄悲泪理水弦，
面对人歌凄笑脸。

(布后伴唱) 但在这歌声啊，似吹你一股血，
这琴儿啊，奏出你满腹怨。

王九妈：(走至瑶琴身旁，掐了她一记) 死了头，快！

茅瑶琴：(低头呼啸，眼泪夺眶而出) 啊——

王九妈：快唱！

茅瑶琴：(抚琴而歌，四翠吹箫管相伴)

(唱) 花儿好、月儿圆。
郎卿快乐西湖边。
笙箫画舫还碧波、
更负清风一湖月。
琴声扬、歌声喧。
红烛酒绿情愿甜。
妹陪郎君湖上归。
销魂正好恰春院。

张公子：(轻轻地点掌) 销魂正好恰春院。唱得好，唱得好！
俞太尉：天哪，这姑娘姿色绰约，风韵可人，不知可否取得花名？

王儿吗：啊哟，太尉爷，我们还能取什么好听的名字呢？
请太尉爷赏她一个美名吧！

西翠：(同声、接应) 对、对，请太尉爷给我家妹妹赏个美名儿吧！

俞太尉：好、好，待我想上一想。(搔首抚耳，摇头晃脑地吟咏)“梨花未露三分白”，这姑娘肌肤似白，我看就叫她白梨花吧！

西翠：(同声) 白梨花？

张公子：(惋惜地) 俞公，这恰春院乃是红烛绿酒之所，销魂荡魂之窟，美人儿的看名带个白字，岂不是煞风景。

俞太尉：(瞠目结舌) 这、这一——(回敬地) 老柏早老，不堪重负，贤侄乃是读书之人，还是你来为她取个美名吧！

张公子：好，我来想一想，女色似花，公以花取名，晚生步老伯后尘，这姑娘——(吟咏)“面若桃花镜含红”，我看就取名个桃红，大家以为如何？

西翠：(同声) 小桃红，好、好，这个名字好！

俞太尉：我看不要！

张公子：老伯高见！

俞太尉：(反唇相讥) 贤侄，个桃红之名美则美美，可惜古

末相花命薄，岂非太不吉利。

张公子：这——

王御史：俞公，也使，我看你们也不用争了。当朝学士在此，何不清他择一美名。

李学士：（故作谦逊）不敢，不敢。行家面前，怎能班门弄斧。

王御史：学士公休要推却了。

王九娘：是啊，李公，当今皇上还要向你求诗，给我个国取个花名，那不是三个指头捉田螺——笃定。

李学士：（向俞、张）恕我无礼了。（踱前地）由花准与得牡丹花中王，这个女子容貌美善，堪称绝色，在这临安城中可称群芳，我何不从牡丹比之，为她取名花魁。

众人：（同声）花魁！

李学士：对，花魁——花中群芳也。

俞、王、张：（同声）李公（世伯）不枉为学士，此名甚雅。
哈哈

王九娘：阿四，快来谢过李公。

莘瑶琴：多谢李公公学我美名。

王九娘：（呼唤）丞相府秦霸公子到。
（秦霸公子率狗儿众家丁上）

秦霸：（念）义父当朝拜丞相，公子称雄烟花巷。

王九娘：喏，贵客，贵客，秦公子快请坐。

四客：（同声）也使，（世心）有礼了。

秦霸：（爱理不理地）清、王姑，听说你家新接聘的美娘——

俞太尉：花魁？

王九娘：喏，就是我家美娘。花魁是李公公刚给她取的花名儿。

秦霸：听说这花魁相当标致，快叫来让我一看。

王九娘：阿四，快来见过秦丞相的公子，秦霸公子。

莘瑶琴：（浅笑一礼）秦公子。

素 霸：(四巡更鼓，因着微醉看了个不行) 喂喂，御安林教，
(唱) 岭南涌定一城々，容颜高过西施貌，
但见她粉色桃面似花菩，
唇似白芍药娇，十指尖々似春笋，
三寸金莲绣鞋小，杨柳细腰好苗条，
看得我三魂六魄销。

王妈妈：(替我在花魁房里摆好酒席，让她陪我。

王妈妈：(连忙称谢) 多谢丞相少爷抬举。

田 客：(面々相顾) 什么，让她陪你。

素 霸：(责难地) 怎么抗，要跟我不争吗？

田 客：(献媚地) 不，不，理应以世便。(世兄) 独占春色，
(素霸朴甸微琴，番琴果能后边)

素 霸：(一把抓住徐琴之臂，好笑) 哈哈……

(灯暗，布闭)

第二场

《晚门过桥》

(布启，畔湖附近的新桥春院，院门上有一匾联，
上书“怡春院”三字大字，落款为太尉前直安书
门边绿柳生烟且缀着几树红桃通过桥旁，湖上的
画舫隐约可望，笙歌之声阵阵可闻。)

(王妈妈喜孜孜地跨出大门看新房，望湖上，喜不
自禁。)

王妈妈：(得意地) 哈哈——

(唱) 自从阿国接客宾，花魁名物归京城，
但见她，今日衣冠坐相村。

明日进入王侯门，达官贵人争相邀。

王孙公子抱满清。

湖上泛画舫，高楼望月明。

诗兴地发题，酒宴地行令。

怡春院奔水马龙声如潮。

花魁楼一年四季客不休。

(4页)

这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能迷人人自迷。

妈！我，依仗花魁生得好？

富过得了个聚宝盆。

百花，滴溜，滴溜，百花。

我喜看元宝滚呀么滚进门。

第，你们看，这座新修的花园，是前大村要的花园，借给我用的。第，你们再看，福王大人昨天刚从边寨回来，今天一早就接了我家的花魁阿国进园去了，万款阿国回来，第，——赏给她的金镶球宝，彩缎绦绳一定不少。

(从园角分头走上四个丫环，各拿清茶。)

四 丫环 (合念) 阳春三月湖山好。

我家老爷、(大丫、小丫)要进园。

命我前来请花魁。

人人拜倒名花裙。

(一拥而上) 王妈，我家老爷、(大丫、小丫)要我带花魁姑娘前去进园。

王九妈：哎呀，一个、一个、吓吓来。

四 丫环 (相争) 是我先来，是我先来。

王九妈：啊呀，你们争也无用，我家阿国已让福王大人接去进园了。你们看。(指湖上)那不是吗？

四 丫环 (同声) 王妈，那末明天该是我家了。(互相叫)我家，我家。

王九妈：好，好，不要争，我妈，排好日子，一家、一家轮过去，那家也不缺。

四 丫环 (同声) 多谢王妈。(互相喘气)嘿！(各自拂袖下)

王九妈：第，——你们看，我家花魁阿国，吃香不吃香。(院内有人招呼)妈，妈，你快来啊！)喂，来哉，来哉，啊，真是记得我母子常着——园，转，一歇爱都没有场。

(王九妈进怡春院大门下)

(秦钟在肉棚叫喊：“卖油哩！菜油、香油”)

(秦钟手拿竹梆，肩挑油担上。)

秦 钟：(唱) 走过大寺穿小巷， 挑担卖油水钱分。
我走四方挑油担， 顺便要把家来访。

(至树下歇下挑担) 卖油哩，菜油、香油！

(唱) 我秦钟无亲不认亲， 自幼父母早双亡。
多方不在草堂外， 见我可怜将我养，
又与他家一姊妹， 共读诗书共书箱。
十岁那年战乱起， 张家家难逃故乡，
半途过难遭失散， 我一路乞讨到南方，
幸喜那安桥头米十先，
收留我作为义子来抚养。

如今长成挑油担， 人人称我卖油郎。

(桥头观看匾联)“怡春院”听说这怡春院原来开在
吴山脚下，只受个小小行院，自从出了个花魁姊
妹，年轻美貌，能歌善舞，达官贵人、头孙公子
为了她如仙如，纷纷抛金掷银，如今好不气派。

(湖上传来笙歌之声，秦钟走至湖边观望)

(那般面盼听说就是循大人正与那花魁姑娘游湖赏
春。俄人不平地)

唉，我想这些朝廷命官，封疆将领，不去领兵打
仗，不想收复东京，却在临安整天和一个烟花女
子寻欢作乐，如此下去，我们何年何月才能重返
这故乡啊！

(唱) 思念故乡泪汪汪， 愁泪洒胸心悲怆。

(合唱) 可怜金兵犯中原， 朝廷昏愤南北亡。
百姓离井背故乡， 儿孙雨雨路茫茫。

秦 钟：(唱) 我们是，满怀希望到临安，
盼朝廷，收复失土得回乡，
可谁知，春花秋月江南好，
西湖景色富汴梁。
文官武将醉歌午，

保红柳翠游湖记。

不意中流转河山。

苟且偷安在南方。

幕后伴唱：

望故乡，关山重重万里路。

路漫漫，心想还乡难还乡。

(桃姐) 唉，想它也是无用，还是卖油去吧。

(敲梆呼喊) 卖油喽，菜油、香油。(桃姐，敲梆子)

(内老儿妈声音：“老儿，可是卖油的？”)

(老儿睡眼惺忪地从大门内探头来张望。)

(秦钟系内敲梆子)

老儿妈：那有卖油的，手正在打更。

老儿妈：(边说边在大门口，抓住老儿的耳朵) 你这个小老不死，大伯天那来打更的，快去找卖油的叫来。

老儿妈：(边叫边跑) 喂喂，我找老娘，我去叫，我去叫。(走到门沿高声呼喊) 喂，卖油的，你这个小老快过来。

(秦钟挑担复上)

秦钟：大伯可是要买油？

老儿妈：(走下门沿) 香油有伐？

秦钟：有，真正的小麻香油。

老儿妈：来，让我闻一闻，嗅一嗅。

秦钟：好，清香。

老儿妈：(闻指头嗅油) 喂，倒还不错，多少钱一斤？

秦钟：九百文十文一斤。

老儿妈：介钱也还公道，老儿去拿个油并来，喊姑娘们要香油的也来买吧。

(老儿进门呼喊：“姑娘们要买香油快来门口买。”)

(老儿提油并复上，幕后四翠各提油并上)

老儿妈：(从老儿手里取过油瓶，交给秦钟) 来，打上一斤。

(秦钟打油) 份乃可要住。

秦钟：姐，放心，我卖油都选近窗处，货色上着，介钱公道，份乃肯定，老儿无欺。

(狗儿率两女秦府家丁，抬一顶小轿上)

狗儿：少爷心里烦，前未接花魁。天妈：——

天儿妈：嗟呀，吴丞相村上的狗大爷呀，快进屋里坐。

狗儿：不坐啦，我家少爷要我来接花魁。

天儿妈：啊呀，狗大爷，你来的真是不巧，阿国大清早就让魏府王大人接去游湖去了。（胡乱地朝湖上）嗟呀，你看，那艘花艇就是。

狗儿：（不屑一看）什么，你拿张老儿来欺我少爷。

天儿妈：（干笑）嗨——狗大爷，这是那里的话呀！

狗儿：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花魁回来之后，不要让她再出门，我家少爷要来接酒。（指挥家丁）回去。（狗儿拿家丁抬轿由后踏下。）

天儿妈：唉！狗仗人势。

秦钟：妈！

天儿妈：啊，你在这里看热闹。

秦钟：妈，你的油钱未付，姑娘们进来打油哩。

天儿妈：这个个杂种，把我气昏了。（付油钱）姑娘们，要香油快买吧。（四翠一拥而上）

翠红：我买一斤。

翠玉：我买半斤。

翠花：我也买半斤。

翠环：我买四两。

天儿妈：妈！你看，我家花魁阿国回来了。（莺莺琴由刘四姨、嫣红陪上。四姨捧着一包彩红，嫣红捧着徽琴。天儿妈。）

天儿妈：嗟呀，阿国回来了。

（秦钟闹着付了打油，好奇地抬头观望徽琴。）

天儿妈：四姨姐，猫王大人送的彩红倒不少。

刘四姨：（从包内摸出一封银子）儿妹，这一百两银子是猫王大人没给你的，还有几幅彩缎、贡酒，是赏给琴儿的。

天儿妈：（接银）喜——猫王大人就是乐善好施，阿国这里有上等的香油，你可要？

(继琴发现一旁的秦钟，感到有些面熟)

秦钟：

继琴：

布衣合唱：

秦钟：

合唱：

草绿琴：

合唱：

(互相注视) 这花魁好生面熟。

这后生

一个儿见花魁果然美貌好并花。

这花魁长得好美，果然名不虚传。

一个儿见秦钟眉清目秀五官正。

想不到这卖油郎却长得如此温厚端正。

他们是心坎没起爱慕情。

却不知今日见妹可相认。

天儿妈：

是啊，阿四，你快去歇歇去吧，夜里秦翁公子还要来留酒呢。

草绿琴：

(反感地) 又是此人，真讨厌。

天儿妈：

阿四，快去歇歇去吧，妈儿，两姐去房里的香油瓶拿来给她打斤香油。

妈儿：

嗯。

(刘四姨，妈儿陪继琴进大门下，秦钟目送继琴进入大门。)

秦钟：

她——她的容貌举止为何如此象似小琴妹妹。

(羞愧地) 嗯，嗯，妈——

(唱) 听说你家有花魁，名震传遍临安城。

天儿妈：

(洋气得意) 嗯，不错。

秦钟：

(唱) 方才那伙美姑娘，花魁就是她的名。

天儿妈：

对，(取笑地) 怎么样，看上啦。

秦钟：

这——妈，我想会一会你家花魁——

四翠：

(同声嘲笑) 哈哈——卖油郎也想会花魁，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翠环：

(挑逗打趣) 卖油的小哥，还是来会会我吧。

(众笑)

天儿妈：

(对旁秦钟) 你想会会我家花魁？

秦钟：

是啊。

天儿妈：

(伸手) 拿来。

秦钟：

什么？

王九妈：银子！

秦钟：（诧异）啊，会会她还要银子！

王九妈：嗨，我格卖油担，你可知地格着晚以晚地，有钱的客人请上坐，没有银钱莫进门，不要说花轿，就是随便那个姑婆，（指四壁）啫々々，这个，这个，这个，没有银子也休想会得！

秦钟：姑婆，不也要几分银子？

王九妈：几分银子？哈々々——十两！

秦钟：啊，要十两银子？！

王九妈：是啊，十两银子。

秦钟：啊呀々，我一担油全部卖光，也不是十两银子，（挑起油担想走，复止步放落油担）姑婆，我只会她一会，谈上几句，媒边也要十两银子？

王九妈：会一会也好，吃菜酒也好，过了夜也好，全部一样。

秦钟：（走到左右为难）唉，我要是不去会她，说不定她倒是靠炭钵々邀受不靠，我能错过这个机会吗？若是要去会她，我乃是小本生意，又那里来这十两银子呢？（思索）对！

（念）我格卖油钱，一天积一分。

一年三百六十天，就有三百六十钱另。

（板手摇头计算）我一年，二年，三年，就可积起十两银子，如果一天积三分，一年就够了。

合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只要功到自然成，钱久也能聚成秤。

秦钟：（决断地）为了身访靠炭钵々，我就是这个主意，

灯暗。布落

第三場

《花魁伴夜》

(希君。花魁的臥室。窗簾半清雅。)

合唱：

賣油郎本不願負一肩囊。
秋成了白花銀十兩金。
今夜前來訪花魁。
但願求得幾零銀。

(素卿半負一八。冷清々地坐于桌旁。)

素卿：

(舉目四顧) 呀。這花魁姑娘真是她兄女子。看她
房裏字畫掛于兩壁。筆墨書條案頭。磁器油亮。
牙雙漆架。倒設于書香之文。(翻閱桌上抄本。落
下花箋一張。拾起觀看。) 這素花箋上。人々在々
地抄寫着律詩一首。(朗讀)

朱第發々下堂鈴。 看鴨泥々冷窗樓。
鴛鴦梅樹雪并霜。 想對懶恨也奴頭。

奇怪呀。這首詩好似那里讀過呢。(思索) 唉。記
不清了。(走至書架。撥弄琴絃) 啊。花魁呀花魁
不知你可是否家的磁器妹々啊。——

(唱) 磁器妹々。

我与你自小一門兩无猜。

青梅竹馬。當玲瓏。

我与你青梅竹馬兩相愛。

恨草迷子犯中阮。

我与你背井離鄉去逃難。

恨朝庭。鬼苟安。

我与你一別十年歲難回。

去年偶見花魁女。

容貌恰似你磁器妹。

但恐見得來人夜。

兄妹重逢非夢也。

(又北姑姥一盞酒盅。提一杞茶壺上。)

又九媽：(念) 稀奇稀奇真稀奇。賣油郎也遇磁器妹。

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笑得直掉眼泪。

(进门) 秦小官——

秦 钟：呵，天姐，我好不容易积了十两银子，做想会
会花魁姑娘，今天弄明天，明天拖后天，一弄就
是一个月，今天准能会到她吧？

天九姐：你放心，今天天御史办诗秋，请她去做庆主，夜
里一定回来。喏，这里有一盘酒菜，一副热茶，
给你消磨时光。

秦 钟：如此，天姐，有事请便。

天九姐：好，好，好，你有事请喊我一声。(走至门边，转
身而回) 交油郎，你要记住了，我家衙门会的都
是有名望的客人，她若是问你身份，你一定要说
是湖州南门外秦小官。

秦 钟：天姐，我记住了。

天九姐：那好，你就在这里等她回来就是了。(下)

(起初更)

秦 钟：呀！——

(唱) 听长吁，起初更，尚不见花魁回楼台。
花魁啊，你怎倒许酒秋宵宴。
可知边，红楼有人盼你归。
我听你言语作采香，容貌还似小琴妹。
因此是私起纹银来访你。
但愿望得亲人在。
若是你真楚家女，
我怎忍见你作花魁。
你若不是楚家女，
我分访东人不辞难。

(布内人声嘈杂，刘四姨的声音：九妹子，琴儿回来了。

秦 钟：(以听欣喜) 啊，幸好没有弄空，那花魁姑娘终于
回来了。

(场口接一马灯照路，天九姐和刘四姨携灯醉的步

(8页)

徽琴上)

王儿妈：喂，秦小官，你连气都不好，我家阿圆给那老头子灌醉了，不好再陪你喝酒了。

秦钟：太太，不喝酒也无妨。

王儿妈：那好，那好，阿圆，这仍是秦小官。

曹徽琴：秦小官，我怎么没听说过。

王儿妈：他是湖州刺史来的客人。

曹徽琴：太太，我今晚体力不支，心里难受，要他改日再来吧。

王儿妈：不不，太太我已收下他十两银子。

曹徽琴：那你还给他吧。

王儿妈：阿呀，阿圆，他要来会你已弄了一个月呢，如此真诚意，你就陪他一陪吧。

曹徽琴：秦小官万福。

秦钟：(急忙回礼)花魁姑娘多福了。

曹徽琴：唉，你这小官好生面熟。

王儿妈：(急忙插嘴)阿圆，这位秦小官是湖州客人，初次来京城做制役，那里会面熟呢，秦小官，你说是不是？

秦钟：(急急答)“是，是”。

王儿妈：秦小官，她也醉了，让她先睡吧。

秦钟：如此也好。

(王儿妈和刘四娘将徽琴扶至床上，徽琴倒下身子和衣而睡)

王儿妈：秦小官，你有话等她醒来再说吧。

秦钟：啊，等她醒来？

王儿妈：好，你就等她清醒再说。

(王儿妈把刘四娘，领回其住房门，顺手将门掩上)

刘四娘：儿妹，这秦小官不就真真——

王儿妈：(急掩其口)管他是客人，有钱就得当客接，无钱莫进傍春院。四姐，这难道你也忘了。

(王儿妈、刘四娘，双双下)